

萬尼亞舅舅

四幕劇

柴霍夫著 芳信譯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萬尼亞舅舅

實價 國幣實價八角貳分

外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柴 霍 夫
譯 者 芳 信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省 世 界 書 局

人物

亞力山大·弗勒蒂米洛維齊·瑟勒布力亞可夫 一個退職的大學教授。

葉蘭娜·安德勒芙娜 他的妻子，二十七歲。

蘇菲亞·亞力山多芙娜（蘇妮亞） 他的前妻的女兒。

瑪麗亞·瓦西勒芙娜·萬尼斯基 一個樞密顧問官的寡婦並且是教授的前妻的母親

伊凡·彼多洛維齊·萬尼斯基 她的兒子。

米哈爾·洛維齊·阿斯托夫 一個醫生。

伊呂亞·伊里依齊·特立金 破了產的地主。

瑪寧娜 一個老乳媽。

一個長工。

這齣戲發生在瑟勒布力亞可夫的鄉下的屋子裏。

萬尼亞舅舅

第一幕

(花園。現出有陽台的屋子的一部份。在一條老白楊樹下的一條林蔭路上，有一張安置着茶具的桌子。幾隻遊椅和椅子；在一張遊椅上放有一隻六絃琴。離桌子不遠，有一個鞦韆。一個多雲的午後兩三點鐘的光景。)

瑪寧娜，一個動作緩慢的，笨重的老女人，坐在茶炊傍邊，正在織着一隻韃子，阿斯托夫就在地傍邊來回地走着。

瑪寧娜(倒一杯茶) 喂，少爺，你喝吧。

阿斯托夫(不願意拿杯子) 我不想喝。

瑪寧娜 也許你要喝一點兒禾得卡吧？

阿斯托夫 不。我不是每天都喝禾得卡的。況且，天氣這麼悶熱。(一個停頓) 乳媽，我們彼此認識。

了有多少年了？

瑪寧娜（思索）

多少年？我記得是……你到這邊來……什麼時候呢？那時候蘇妮亞的媽媽，魏

娜·皮托芙娜還活着。你是在她死以前的兩個冬天來看我們的……對啦，那一定是十一年前了。（想了一會兒以後）也許不止……

阿斯托夫 從那時候以後，我變了很多嗎？

瑪寧娜 很多。那些日子你又年輕又漂亮，現在你可老得多了。你不好看了。還有一件事情——你現在喝禾得卡。

阿斯托夫 是的……十年之中我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了。什麼理由呢？乳媽，我太勞苦了。從早到夜我老是站着，一分鐘的休息也沒有，晚上躺在被服下面，還時時害怕有病人要把我拖出去。所以你知道我的這麼幾年以來，我就沒有一天閑過。我怎麼會不老呢！生活這東西真是可厭的，蠢笨的，骯髒的……這個生活完全把一個人消磨完了。到處有的都是些怪人——他們大夥兒全是怪人——當你在他們裏邊住下了兩三年的時候，你也漸漸會不知不覺地變成奇怪的了。這是躲避不了的。（捋他的長鬍髭）噢，我會長起這麼多的鬍髭來……這麼多的傻鬍髭……乳

媽，我變成一個怪物了。謝謝老天爺，總算我還沒有傻。我的腦袋雖然是還可以，可是我的感情不知怎麼地却鈍得多了。我不想什麼，我不要什麼，我不歡喜誰，除了你，也許——我歡喜你。（親吻她的頭。）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兒的時候，我有一個乳媽像你一樣。

瑪寧娜 也許你要吃點兒什麼？

阿斯托夫 不在四旬齋的第三個禮拜裏邊，我到麥里池可去，那兒正發生一種傳染病 起斑

點的傷寒……病人成堆地躺在茅屋裏邊。又餓，又臭，又有煙……小牛跟病人一塊睡在地上……就是小豬也在傍邊。我整天忙個不了，沒有一分鐘坐下來，連一點吃的東西也沒有到口，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們還不讓我休息。他們從鐵路上把一個轉轍夫搬到了我那兒去。我把他放在桌子上替他施行手術，上多了麻藥，他就死了。就在我不需要感情的時候，我的感情似乎又醒轉來了，於是我感到了良心的不安，好像我故意把他殺死了似的。我坐下了，像這樣地閉緊了我的眼睛，我想：在我們死了一二百年以後，那些活在世上的人們，我們現在正拚命地爲他們開出一條路來，他們會不會記得並且說我們一聲好話？乳媽，他們不會，你知道！

瑪寧娜 人們不會記得，可是老天爺會記得。

阿斯托夫 謝謝你這麼說。這句話真不錯。

(萬尼斯基登場。)

萬尼斯基(從屋子裏出來；他在吃了午飯以後，打了一回瞌睡，所以顯得零亂；他坐在遊椅上並且弄直他的時式的領帶。) 是的……(一個停頓。) 是的……

阿斯托夫 睡得好嗎？

萬尼斯基 是的……很好。(打呵欠。) 自從教授跟他的妻子到這兒來了以後，我們的生活就變得顛三倒四了。不應當睡覺的時候我睡覺，在吃中飯跟晚飯的時候，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我都吃，我還喝酒——一個人這麼樣是不好的！從前我就沒有空閑的時候。蘇妮亞跟我老是忙不開，可是現在蘇妮亞一個人忙，我只是睡，吃，喝，糟糕！

瑪寧娜(搖她的頭) 這樣的派頭！教授十二點鐘起身，茶炊一個早晨滾着等他。他們沒有來以前，我們老是像別人一樣地差不多一點鐘吃午飯，現在他們在這兒，我們可要到六七點鐘吃這頓午飯了。教授在晚上讀書寫字，忽然在早上兩點鐘的時候，他會掀起他的鈴來。天呀！做什麼茶要把人家吵醒給他預備茶炊。什麼派頭！

阿斯托夫 他們會長久地就在這兒嗎？

萬尼斯基（吹口哨） 一百年。教授已下了決心住在這兒。

瑪寧娜 現在你瞧！茶炊在桌上已經有了兩個鐘頭了，可是他們去溜躑去了。

萬尼斯基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不用着急。

（有說話的聲音；瑟勒布力亞可夫，葉蘭娜·安德勒芙娜，蘇妮亞和特立金散步回來，從花園的遠處登場。）

瑟勒布力亞可夫 妙，妙……風景真好！

阿斯托夫 好透了，閣下。

蘇妮亞 爸爸，我們明兒上森林場去。好不好？

萬尼斯基 茶預備好了。

瑟勒布力亞可夫 請你們幾位把我的茶送到我的書房裏去給我喝。我今兒還有一點兒事情要做。

蘇妮亞 你一定會喜歡那森林場的。

(葉蘭娜·安德勒芙娜，瑟勒布力亞可夫，和蘇妮亞走進屋子裏去了。特立金走近桌子靠到瑪寧娜坐下。)

萬尼斯基 天氣又熱又悶；可是我們的大學者先生還穿着他的大衣跟套鞋，還帶着一把雨傘和一雙手套。

阿斯托夫 這表示他保重他的身體。

萬尼斯基 葉蘭娜是多麼地可愛啊！多麼地可愛啊！我就從來沒有看見一個那樣美麗的女人。

特立金 瑪寧娜·狄摩佛耶芙娜，不論我駕車經過田野也好，或是在多蔭的花園中散步也好，或是看到這張桌子也好，我總感到說不出的快活。天氣是迷人的，鳥兒唱着歌，我們大家都平安地，美滿地過着日子——還有什麼好想的呢？(拿茶杯。)我真謝謝你！

萬尼斯基(夢想地) 她的那雙眼睛……一個標緻的女人！

阿斯托夫 伊凡·彼多洛維齊，對我們說點兒什麼吧。

萬尼斯基(不注意地) 我有什麼好對你們說呢？

阿斯托夫 有什麼新鮮的事情沒有？

萬尼斯基 沒有。一切的事情都是舊的。我就像我從前那個樣兒，也許更糟，因為我變得懶起來了。我什麼都不做，只是像一隻老鴉似的噤噤喳喳地叫。我那位老喜鵲媽媽却還在空談着婦女運動。一隻脚伸到棺材裏去了，她還要在許多難懂的書上去找尋新生活的曙光。

阿斯托夫 可是教授呢？

萬尼斯基 教授跟從前一樣，坐在他的書房裏從早上寫到深夜。「我們愁眉皺腦地，絞盡腦汁地只顧寫，寫。我們就沒有聽過一句讚美的言辭，這就是我們工作的酬報。」可憐的紙頭！他最好還是寫他的自傳吧！那才是一篇超等的題材！一個退職的教授，你知道——那個老甲魚，死讀古書，枯燥無味。腳氣痛，風濕痛，偏頭痛，羨慕心和妒嫉心把他弄得害起肝臟病來。那老甲魚住在他的前妻的地產上，沒有法子才住在那兒，因為他在城裏沒有辦法住下去。他老是怨言怨語地說他不幸，可是，其實，他是最有幸運莫過的人。（神經質地。）想想他是怎樣地幸運！一個下賤的僧侶的兒子，給他弄到了一個學位和一個教授的位置；他做起「大人」來了，做起元老院議員的女婿來了，以及諸如此類等等的東西。這些事情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是你把這個想想看。這位先生弄了二十五年的藝術的講演和寫作，雖然他絕對不懂得藝術。二十五年他一直囑着別人

家說起的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思想，以及各種的胡說八道；二十五年他一直講着，寫着所有的聰明人都已經知道了的而笨人感到興趣的事情——所以二十五年來他只是白費他的時候。可是這樣一來，多麼狂妄！多麼自大！他退了職，就沒有一個活着的人知道他；他是絕對沒有名氣。所以說二十五年來他所做的事情只是使一個更有本事的人缺掉一個職業！但是瞧瞧他：他走起路來就像一個半神半人！

阿斯托夫 喂，我相信你是妒忌。

萬尼斯基 是的，我妒忌。還有他對女人們的成功！唐璜也趕不上他。他的前妻，我的妹妹，一個可愛的，溫存的人，像這個青空似的純潔，高貴，大方，追求她的人比教授大人所教的學生還要多，會像純潔的天使們只愛跟她們自個兒一樣純潔，一樣美麗的人那麼地愛他。我的母親到今天還是崇拜他的，而且他還在她的心裏引起一種神聖的恐怖的感情。他的第二個妻子，美麗，賢慧——你剛才看到她的——在他年老的時候嫁給他，把她的青春，她的美貌，她的自由，她的光輝犧牲給他。爲什麼？究竟爲什麼？

阿斯托夫 她對教授忠心嗎？

萬尼斯基 不幸得很，她對他忠心。

阿斯托夫 爲什麼不幸？

萬尼斯基 因爲那樣的貞潔從開頭到收場都是不對的。這裏邊有許多微妙的感情，但是沒有論理。欺騙一個難堪的年老的丈夫是不道德的；但是極力去傷害她的不幸的青春和活潑的情感——這算是道德的。

特立金（用一種含淚的聲音） 萬尼亞，你這樣說話，我受不了。喂，真的！不論誰背叛妻子或是丈夫，就是一個不可靠的人，而且是一個可以背叛他的國家的人。

萬尼斯基（煩惱地） 得了吧，芝麻餅！

特立金 萬尼亞，對不起。我的妻子在我們結婚後的第二天，就跟她愛的那個男子打我家裏逃跑了，爲了我有一付討厭的樣子的緣故。但是我從來沒有違背過我的誓言。我愛她一直到現在，並且我對她忠心。我盡我的力量幫助她，我把我的錢給她愛的那個男子生的小孩兒做教育費。我雖然失掉了我的幸福，但是我還留下了驕傲。而她呢？她的青春完了，她的美貌，照到自然的法則凋謝了，她愛他的那個男子死了……她剩下了什麼呢？

（蘇妮亞和葉蘭娜登場，稍遲瑪麗亞·瓦西勒芙娜拿着一本書登場；她坐下來讀書。他們遞茶給她，她不望到茶而喝它。）

蘇妮亞（匆匆地對乳媽說） 乳媽，幾個鄉下人來了。你去對他們說話。我來招呼茶。

（乳媽退場。葉蘭娜拿起她的茶杯並且坐到鞦韆架上喝去。）

阿斯托夫（對葉蘭娜） 我是來看你的先生的。你寫信給我說他病得很厲害——風濕痛而且另外還有什麼的——但是看樣子他好極了。

葉蘭娜 昨兒晚上他很不舒服，說他的脚痛，可是今兒他不錯……

阿斯托夫 我拚命地趕快跑了二十里路。可是瞧，沒有關係！屢次都是這樣的。爲了賠償我的損失，我要和你們就在一塊直到明兒才走。無論如何我要睡一個痛快。

蘇妮亞 好極了！你晚上就不大跟我們一塊。你還沒有吃過中飯吧？

阿斯托夫 沒有，我還沒有吃呢。

蘇妮亞 哦，對啦，那麼你得吃一吃中飯！我們現在要到六七點才吃中飯呢。（喝茶。）茶是冷的！
特立金 茶炊裏邊的温度顯然降低了。

葉蘭娜 不要緊，伊萬·伊萬尼齊；我們就吃冷的好了。

特立金 對不起，我不是伊萬·伊萬尼齊，而是伊呂亞·伊里依齊——伊呂亞·伊里依齊·特

立金還有些人因為我的臉孔上有麻子叫我做芝麻餅。我是蘇妮亞的教父；你的丈夫教授閣下十分知道我。我現在住在這兒你的地產上。假如你有意留心一下的話，我每天都跟你在一塊吃中飯。

蘇妮亞 伊呂亞·伊里依齊是我們的對手，我們的靠臂。（溫存地。）教父，讓我再給你一杯吧。

瑪麗亞 呀！

蘇妮亞 什麼事，外婆？

瑪麗亞 我忘了告訴亞力山大——我的記性不好極了——我今兒收到佩委爾·亞力克維齊從哈可孚寄來的一封信……他已經把他的新的小冊子寄來了。

阿斯托夫 這本書有趣嗎？

瑪麗亞 有趣，可是奇怪得很。他在攻擊他自個兒七年以前所擁護的主張。可怕。

萬尼斯基 沒有什麼可怕。喝你的茶吧，媽媽。

瑪麗亞 但是我要談話。

萬尼斯基 但是我們五十年來都在不斷地談話和讀小冊子。現在正是停止的時候了。

瑪麗亞 我說話的時候你是不歡喜聽的；我不知道爲什麼。請你原諒我這麼說吧，基恩，去年這一年以來你變得我就不懂得你了。你從前是一個有定見的人，一個有高超的思想的人。

萬尼斯基 哦，是的！我是一個有高超的思想的人而沒有把什麼人超起來。（一個停頓。）一個有高超的思想的人……比這樣再惡意的玩笑你怕不能開了！我現在四十七歲。直到去年爲止，爲了避免看清生活的真相，我才極力像你一樣地用你所喜歡的那似通非通的議論來蒙蔽我自個兒——我還以爲我做得不錯呢。可是現在，你要是知道的話，晚上我就煩燥得睡不着，因爲我氣憤我會那樣蠢笨地把我什麼都可以得到的那個時候白費掉了，現在上了年紀我什麼也得不到了。

蘇妮亞 萬尼亞舅舅，說這樣的話沒有意思！

瑪麗亞（對她的兒子） 你似乎怪起你從前的那些主張來了。可怪的並不是那些主張，而是你自個兒。你忘了單有主張是沒有用的——那只是死的文字。你應當工作才對。

萬尼斯基 工作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的教授閣下那麼地能做一付寫作的機器。

瑪麗亞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蘇妮亞（用懇求的聲音） 外婆！萬尼亞舅舅！我懇求你！

萬尼斯基 我不開口好了——我不開口，並且還賠罪。

（一個停頓。）

葉蘭娜 天氣真好！不大熱。

（一個停頓。）

萬尼斯基 天氣好得可以上吊了！

（特立金調整六絃琴。瑪寧娜靠到屋子來回地走，呼着一隻母雞。）

瑪寧娜 咯咯，咯咯，咯咯！

蘇妮亞 乳媽，那些鄉下人來做什麼？

瑪寧娜 就那件同樣的事情——又是說起那塊荒地。咯咯，咯咯，咯咯！

蘇妮亞 你在叫什麼呀？

瑪黛娜 母花雞跟小雞們不知道到那兒去了。鶴鷹也許會把它們雕去。(退場)

(特立金彈一支波爾卡舞曲；他們全沉默地傾聽他。一個長工登場)

長工 醫生在這兒麼？(對阿斯托夫)米哈爾·洛維齊，他們要請你去。

阿斯托夫 打那兒來的？

長工 打工場來的。

阿斯托夫(煩惱地) 非常感激你。好吧，我想我得去一去。(週圍找他的鴨舌帽。)真討厭，該死！
蘇妮亞 真是多麻煩啊！打工場回來吃中飯吧。

阿斯托夫 不。那太晚了。『我怎麼應當……我怎麼能夠……』(對長工)喂，朋友，無論如何，你得給我弄一杯禾得卡來。(長工退場)『我怎麼應當……我怎麼能夠……』(找到他的鴨舌

帽。)在奧斯托羅夫斯基的一個劇本當中，有一個滿嘴長着鬚髯而且有點兒小聰明的人——

那個人就像我。好吧，我希望你們好好地保重。(對葉蘭娜·安德勒芙娜)如果你有心意和蘇妮亞·亞力山多芙娜一道去看看我的話，那我真要開心死了。我有一點兒產業，不過九畝地皮，可是有一個模範的花園和花房，這是你們在週圍幾百里路以內所找不到的——說不定會引